

新历史言情系列

李莎
著

傾城雪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傾城雪

李莎 著

新历史言情

大唐的磅礴气象，

率性奔放的年代，

热血男儿，明慧女子，

边地战乱金戈铁马，

生死绝恋如火缠绵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城雪/李莎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6.4

ISBN 7-5396-2724-7

I. 倾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4196 号

倾城雪

李 莎 著

责任编辑:吕冰心 徐海燕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720×970 1/16

印 张:18.75

字 数:280,000

版 次: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2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724-7

定 价:22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第一章 沙 海 / 001

她又拿起自己在汤泉里弄湿的裙裾，桓涉伸手持去，“我来罢。”展开裙裾，火光映透被水浸润的纹缬，上面织的浅浅花瓣在红红火光的照耀下更加分明可爱。他偏了头，看着李未盈绾脱的几缕长发随点点缤纷落英飞扬，脸颊在红红火焰的摇曳下显得分外娇美，他不禁道：“你真美。”

第二章 北 山 / 057

桓涉微笑道：“这山也不很高，我很快上去，一会儿就下来。”小心翼翼地牵着她重又下到山底，道：“你等我一等。”转身上山，李未盈见他的身影越爬越高越爬越小，有次似是跌倒，心便揪得紧紧的。终于他的身影消失在山巅，李未盈在山下焦急地等着，直到正午日光大盛了，还不见他下来。李未盈忍不住大喊：“桓郎……桓郎……桓涉！”听不见他回答，却见一只大隼在空中盘旋，咻咻叫着。

第三章 沦 陷 / 113

席中走下一名衣饰华贵的青年，在她跟前驻足片刻，右手持一尚带油迹的切肉匕首，以首柄支起她下颔，李未盈被迫随

着他上提的匕首站起，仰头看向他，不禁怔住了：年轻英俊、冷傲孤寒的面庞倒也罢了，仿魏晋风流而面上敷粉、双唇涂朱亦不足奇，但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，灰蓝的眸子仿佛万古寒潭的碎冰，阴沉深邃。

第四章 倾城 / 153

李未盈一闭眼，双手松开窗棂，就要往下栽去。鞠智脩猛地一扑死死抓住她裙带，气急败坏道：“我来扶你落地你怎的就往下跳！大唐公主如此轻生恋死，赔尽你父皇脸面！”一使力将她拖下，两人一同重重跌回屋内，各自挣扎爬起，彼此都是怒目相向。

第五章 陇右 / 193

未盈怅怅然伫立眺望，只见一盏又一盏的琉璃灯山、玉壶光转鳞次亮起，映入盈盈泪眼中俱化作繁花千树，挥袂欲拭眼中的酸涩，手却落在桓涉宽厚的掌中。“京师的上元节真是热闹呢，盼能年年岁岁共未盈卿卿同看。”嚶哼一声，偎入他怀中，任凭浩浩人海幢幢灯影，今生眼中只得郎君一人。

第六章 出将 / 239

她将他曾经严重灼伤、至今仍旧留着伤痕、粗糙干裂的手掌贴在心口：“你将这世上最爱我的心、永不变迁的心全给了我啦，比什么金银财宝都更可贵、比什么茶树都更坚贞。这原本普通的石头便是因了你才回回灵验，桓郎，老天爷不会亏待我们的，我们要在一起千世万世呢。”

第一章

沙 海



唐贞观十一年冬，陇右道^①边陲重镇沙州以西。

日暮时分，阴沉沉的天空飘洒起雪花，寒风不时呜呜吹过，一干行人多半苦着脸。这支焉耆商旅，本欲贩货到唐，孰料遇上唐与西突厥又再交恶，道路不宁，避道而行却又碰上祁连山雪崩，幸好躲避及时，人马多逃过一劫。前途险峻，商人们也只好回撤了。除了高鼻深目的焉耆商人，这一队人中还零零星星夹杂着其他一些也是在边境

^① 唐代的行政区划为道、州、县制。陇右道辖管今甘肃、新疆一带。

受阻的各族行人。

一名高大剽悍的青年，身上单薄的衣裳又脏又破，疲惫地搓了搓冻僵的双手，微微打了个寒战，眼见这雪越下越大，心中也不免忧虑起来。他缩了缩脖子，瞥见远处一名女子也正好看过来，他注视着她清丽澄净的容颜和那月白的上襦、明绿的缣裙，小心翼翼地问了声：“唐人？”

她谨慎地点了一下头。

他轻轻笑了，也难怪，他大概十几年没见过中原的唐人女子了。

在遥远的边境看到故国同胞，又是个美丽女子，青年心中不由涌起一股异样的情愫。他嘴唇动了一下，想再说点什么，犹豫半天，终究还是没说出来。

女子不再看他，把头偏向一边。

正在这时，空中忽地传来凄厉的啸声，焉耆人喊道：“突厥马贼来了。”随即看到远方隐隐的人马的影子，众人当下就四散逃开。

说是马贼，其实半民半兵半匪。突厥虽然强大，但仍是个游牧民族，当春夏之时，逐水草之肥美而居，入了秋冬，草乏粮困，就往往集结成队，南下骚扰农耕之地，吞粮夺产，掳丁劫女。其人尚武，游牧与打猎乃看家本领，一声令下，适龄男子马上可就地为兵参加战斗。

从商周时的鬼方、玁狁、山戎到秦汉时的匈奴、魏晋南北朝时的五胡，中原历代莫不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滋扰，这些马背上的人来去无踪，聚得快散得也快，彻底消灭之相当困难。汉时广拓西域，但常是中央人马一走，臣服的小国就纷纷改投匈奴怀抱，直到切实推行屯田制，大批移民，兵前民后，稳扎稳打（就是根据地嘛），这才终于安定下来。此时唐立国尚浅，刚刚才从国内统一战争中恢复不久，平定了东突厥，但仍有西突厥之患。不仅西突厥军队时有侵袭，小股流窜的马贼也随处可见。而西突厥可汗也默许甚至相当赞同此本小利大的营生，一来扰得唐军疲于奔命；二来抢夺沿线商贾，掐断唐与西域的贸易往来，打击唐的经济；三也顺便教训不听话的小国，竖竖威风。难怪大家一听突厥马贼来了，顿时四散逃命。有马的上马，货宝也顾不得了。



CC3

青年见那唐人女子迷惑地站在原地不动，被身边逃命的人撞得几欲跌倒，心想她可能听不懂焉耆语，更不知马贼的厉害，遂用汉语向她喊道：“突厥马贼，快走。”说着就向她冲去。

还未赶至她面前，马贼利箭已到，嗖嗖射倒不少人。

他暗叫：“好快！”一侧身一扬手接住一支箭，甩手掷回去，一名马贼当场毙命。眼见另一马贼就要欺到她身边，情急之下，他长啸一声，声如狼嚎，非常真切，那马竟吓得前蹄猛往后掀，险将背上的贼子摔下来。

要的就是这一瞬间。趁那马贼还未反应过来，他已将她一把扯了过来。她兀自惊魂未定，他却头也不回道：“别自己跑。”一躬身滑到起先那名马贼坐骑下，照着马腹就是一击。马儿吃痛，把贼子晃得坐落不稳，他趁机又是一扭贼子的脚，将他生生拽了下来，足尖用力踢他咽喉，又毙之。迅速捡起马贼的弓箭，一边吩咐那女子：“躲在我身后”，一边一口气不停地射出去，贼人一时竟无法前进。

为首的马贼头子似乎颇感兴趣，挥了挥手，叫人马停下。双方僵持半晌，贼头喊道：“喂，你是什么人？是不是唐军的斥候？”

青年微微震了震，用突厥话回道：“你们财物抢得也差不多了，赶快离开不就够本儿了？谁要过来我就一箭射死他。”

贼头笑着说：“你后面的女人很好，很稀奇，我要抢了走。你让她过来我就放了你。”

青年道：“那不行。这娘子我相中了。”

紧听得后面女子道：“你们说什么？”

青年赧颜，隐去自己那句话，答道：“没事，人家夸你漂亮。”

“我有一把短剑，你要吗？”

青年盯着前方敌人道：“你看我胡禄里还有几支箭？”

“两支。”

他略一沉吟：“你将剑别在我腰间。”

女子依言而行。他低声道：“你趴下别动，绝不可起身。”女子一愣，还是趴了下来。

青年冲贼头道：“你看，她吓坏了。”

贼头狞笑：“那就由不得你了。”一招手，两名马贼驱马过来，那青年毫不迟疑地就是一箭，射死靠得最近的一人，反手抽出最后一支箭，神情专注地瞄准另一人。马贼头子放肆大笑：“嘿，小子，你没有箭啦。”青年不动声色，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相距越来越近的另一名马贼。

嗖，一箭飞出，擦着最近的那名马贼的头皮而过，正中后方马贼头子的咽喉，贼头的笑还凝在脸上，身子却已软软倒下。青年左胸近肩处中了一箭，但他没有停步，反而跑得更快，迎上前去，一个抢步跃起，抽剑一挥，将那马贼劈下马，自己跳落马上，飞快地冲入突厥马贼的队伍。

兵长一寸，利长一尺。青年所持短剑仅一尺二，本来只能近身防卫，不利于马上作战。但他冲入敌方阵营近身而斗，对方就无法拉弓射他，长兵也多有限制，再加上战马回旋不便，厮杀片刻，双方都下马肉搏。突厥人擅长弓马，长兵挥砍，近身攻击时长兵就显得笨重多了。青年仗着灵动的兵器和精巧的剑术，以一敌十，片刻间竟又杀了对方六人。剩下四名马贼围着那青年，却不敢再进前。

青年忽然向空挥剑，马贼们吓得赶快向外退了几步。但他却没有继续追击，只定定立着，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狂落，伴着剑尖的鲜血静静流淌。因为额角挨了一刀，左眼被血粘得几乎睁不开了，遂伸手抹了一把，整张脸更是显得狰狞可怖。马贼们全都一呆，其中一人呼哨一声，一帮人迅速向来路逃窜而去。注视着他们逃远了，他这才转过头，身后的唐人女子早已奔了过来。

他长舒一口气，瘫软的双腿一下就坐倒在地，想想刚才的情形，仍是后怕。适才若非马贼头子想戏弄一番，而是令全体人马围攻他或是乱箭齐发，又或是趁自己陷入激斗无力照看那女子，只消派一人去抓住她来胁迫自己，他都无法可想。打到最后剩四名马贼之时，对方亦是慑于他的气势，真要缠斗下去，以他的伤势和体力，亦无多少胜算。

正自思量，女子已来到身边，见他一脸血污、浑身是伤，左胸近肩处还插着断箭，破烂的衣裳简直被血浸透。青年勉强抬头，微微笑



笑：“你帮我把箭起出来。”先前他中箭时无暇多顾，只暂时封住肩贞、俞府、或中三穴，削断箭尾。箭插得较深，又经历一番激战，此刻伤势已非常危险，但他实在没有力气再自己动手了。女子连忙在倒伏的突厥马贼尸身上找来匕首和酒囊，将酒浇在擦拭干净的匕身上。青年见她一弱质女流对着一片杀戮后的尸体竟然无惊无惧，不免暗暗称奇，心想要换了别的女子，怕早吓得昏倒了吧。

女子正要动手，思索了一下，把酒囊送到他唇边：“你喝一点。”

青年心领神会，接过酒囊喝了一大口。好烈酒，刚入喉就像烧刀子一般。青年明白她是怕自己疼痛，望他醉后会好过一点儿，心道：“你又怎晓得我可是海量呢？”他又接着畅饮了几口，女子从怀中掏出一只小小玉瓶，将自己的裙裾撕裂成条备在一旁，麻利地用匕首切开他的伤口，将断箭拔了出来。青年痛得十指紧抓掌心，却未哼一声。女子用布条紧紧按压他伤口，待血不再涌出后才再将玉瓶中的药膏敷上，细心包扎住，又从地上抓起雪团放在佩巾中揉化，为他拭净额上伤口，将药敷在他翻卷撕裂的皮肉上。

青年低声道：“谢谢。”女子浅浅一笑，继续为他擦拭脸上血迹。本来污脏血腥的脸慢慢变得明晰，左颧污泥与血迹下小小一方青黑的刺印也显现出来：“通敌匿赃流刑终身。”

女子怔了一怔，霍地站了起来。

青年男子苦笑道：“你看见了？”她不语，青年遂也跟着站起，把扎得紧紧的袖口解开撸起，伸出双臂——双腕都铐着残断的铁链，用布条缠在手臂上，手腕处还净是磨破的血口，像是不久前自行挣断铁链所致。他望着女子惊疑的脸，无声地叹息了一下，放下衣袖，站起身来：“抱歉，吓着你了吧。”转身向前踉跄而行。

他心中悲苦，在厚厚的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狂风咆哮，似要将天地间的一切烦杂卷走。也不知行了多久，又饿又累，伤痛阵阵袭来，恍惚间脚下一绊，重重摔倒。挣扎着想要爬起却使不上力，索性咬了一口嘴边的冰雪，真甜哪，他又贪婪地吃了一口。风雪越来越大，渐渐将他掩埋起来，他双眼迷离，就这样吧，真舒服，再不用逃了……



不知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被人声吵醒，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裹着一张毡毯睡在地下，前方升着一堆篝火，旁边还或坐或卧了许多人，都是先前马贼来袭时逃走的焉耆商旅。

他坐起身，有些不知所措地四下看了看，忽然瞧见远远立着的那名唐人女子正温柔地看着他。青年微笑了，站起身向她走了过去。

篝火忽明忽暗，间或有人走过挡住火光，她娇美的脸庞，遂像黑夜里绚烂的烟火，一刹那惊艳，震撼人心，一转瞬复归寂灭，忽又在不经意间重现怒放之姿。青年痴了。

她莞尔一笑，柔声道：“我跟着走了好久，你走得太快了，风雪又大，叫你也听不见。”

青年欢喜道：“我以为你嫌弃我是逃犯。”

她凝视了他片刻：“我没见过那么从容勇敢的逃犯。”顿了顿，温存地说，“你不是……你是大英雄。”

青年大是感动，一把将她抱住，女子一窘，略略挣了挣，低声道：“人家看着呢。”

青年赧颜，赶快松了手，转身走了几步。回头见女子笑得眼眉弯弯，忽然冲上前去，一把拉住她温温软软的小手，穿过间间晃晃的人影，在篝火旁亲亲热热地坐下来。

“我叫桓涉，跋山涉水之涉，本是瓜州的一名校尉。”他注视着她，鼓起勇气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
女子静静不语，桓涉几乎后悔自己这么冒失地问人闺名，却听她轻轻道：“李未盈。”

“哦，怎么写啊。”

火光摇曳，她望着远方遥遥无穷的黑暗，灵思飘忽：“未知君家何处？盈盈一水不渡。”



桓涉见她低下头去，眼中似有泪光闪动，不知怎会触动她心事，欲好言安慰，她却很快就主动笑着说：“两根木头。”

桓涉看出她的强颜欢笑，不忍揭破：“什么两根木头？”

她笑道：“你是桓，我是李。”

他大笑：“是是，不过我是烂木头呆木头一根。”

见她听了脸上漾着笑意，他又继续道：“咱俩还是好大一片水呢。我是跋山涉水，你是盈盈一水。”

怎料她一听这话，本已转晴的脸登时色变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桓涉简直没辙，只得好言安慰：“你怎么啦？我又说错话啦。唉，我是烂木头呆木头。”见她用力地吸气，不让眼泪掉出来，心一软，将她揽入怀中，轻轻拍打她肩背，“好啦，都是我的错。你都哭出来吧。嗯？哭出来吧。”李未盈哇地放声痛哭起来。

桓涉胸前箭伤被她压着，伤口迸裂，鲜血又涌了出来。对此他倒没甚感觉，只紧紧搂着她，低声轻语。哭了好半晌，她大约是哭得累了，嗓子都哑了，哭声也渐渐弱了。桓涉正要再哄哄她，却听到自己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直响。

李未盈抬起头，仔细听了一下：“是你吗？你饿了？”桓涉苦笑了一下。她连忙抹抹眼泪，也顾不得双眼依旧红肿就跑到焉耆商人那儿，连比划带说要了几张大饼和一袋水。

桓涉实在是饿昏了，拿起饼就啃。李未盈也咬了一口，天，什么东西，硬得可以砸死人了。她搁下饼，惊奇地发现桓涉已是一口气吃掉两大张。看他饥不择食、狼吞虎咽的模样，她试探道：“你多久没吃东西啦？”

桓涉含糊地说：“唔，四……四天吧。”也不客气，将她咬过一口的大饼也拿过来吃了。

李未盈差点跳起来。

四天？

那他起先是怎么跟突厥人厮杀的？还受了那么重的伤？

桓涉灌了一大口水，努力咽下最后一口饼，心满意足：“真是好吃。”抬头见她怔怔看着自己，他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，讷讷道：“哦，

我把你的也吃了。”她仍是定定看着他，他慌道：“我又说错话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轻声道，从怀中掏出玉瓶，“你的箭伤又流血了。”径直解开他的上衣，默默地给他施药。

夜已深，桓涉从焉耆人那儿借了铺盖让李未盈睡下，自己只裹着毯子坐在她身边。她待要开口，他已道：“不打紧。我睡了半天了，再说也得防着突厥人又来袭。”李未盈点点头，阖眼睡去。

半夜时分，她似是陷入了梦魇，神情痛苦地叫着：“别走。别离开我。”

身旁一双粗糙宽厚的手掌忙握住她的小手，温存道：“我在这儿，我没有走。”

她梦里仍在啜泣：“曹菱，别撤下我。”

桓涉一颤，仍是柔声道：“我就是曹菱啊，放心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”

她似是很满意这样的回答，重又沉沉睡去。给她掖好被窝，不经意间发现被窝一角露出什么东西来。桓涉轻轻抽出一看，是一支碧玉箫，穗子是一枚五彩丝线结成的“曹”字。他的心顿时沉入黑暗，好久好久才将玉箫小心塞回去。

次晨从昏睡中醒来，桓涉见眼前的被窝空无一人，不由一惊，却见远处李未盈正与一名焉耆商人比划着什么。他饶有兴致地想看看她不会焉耆语又何以跟人交流。只见她从商人那儿拿过几个瓶子来，商人就猛摇头，又从她那儿抢回来，如是者三。最后商人指着瓶子，又指着她腰间的玉箫，大概是说得拿这个换。李未盈犹豫了又犹豫，还是解下来交给商人。

桓涉看到这里忙跑了过去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“我用珠花和簪子跟他换了两件皮裘、一张毯子还有些食物，想再拿几瓶伤药，叻，就是这些，他却不肯。”

桓涉果见她秀发轻绾却没有任何饰物了。再瞧商人手里攥着的她的首饰，件件都是真金美玉，精巧大方，镶了水钻、珍珠，光华照眼。他虽不是行家，却也看得出都是名贵之物，其中任何一件都可轻易换得那些衣裳食物，莫说再拿两三瓶伤药，就是再拿三十瓶也绰



绰有余,想她必是生在富贵之家,日日常见,竟不知其珍贵。

“那你就用玉箫跟他换?”桓涉道。

李未盈无奈地点了一下头,说:“你的伤还没好,我的药可全用完了。”

桓涉心头一热:“那也不用拿玉箫出来。”

一伸手,轻轻巧巧地将箫从商人手里夺了过来。商人大是懊恼,但见他昨日杀人无数,倒也不敢发作。

桓涉将箫交回她手里,也不拆穿她受了奸商蒙骗,只道:“我昨天救了他们好多人,这总抵得一支玉箫。”又用焉耆话向商人重复了一遍。商人本就大大赚了一笔,想想确实承桓涉的恩,遂将三瓶伤药也递了去。

她紧紧抓着玉箫,感激地道:“谢谢你。”

桓涉道:“是我该谢谢你呢。”注视着她一脸失而复得的欣喜,不禁黯然。

两人坐下吃了一点儿食物,见焉耆商人已在整理行装准备上路。桓涉问道:“你现下想去哪儿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怎会来这儿的?”

“我从长安来,本打算去沙州观石窟壁画,经停祁连山甘泉水时遇上雪崩,我走在前头,后面的侍从都被大雪吞没了。”她回忆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,脸上闪过惊恐之色。桓涉轻轻拍了拍她的肩以示安慰。李未盈缓过神来,“我侥幸逃生,便随着这支商队后撤。你呢?”

“我吗?我从牢里逃出来,一路躲躲藏藏,只怕碰上唐军。后来饿得不行,见有商旅经过,心想总能混一混,就遇上你了。”

李未盈想起他昨日饿着肚子一人苦战突厥数敌,当真是英勇顽强。

桓涉见她不语,遂又问:“你要回唐境吗?”暗暗担心,若她说要回,自己无论如何也会保护她回去的,只是,千方百计地想要逃离唐军的追捕,现下不是自己送上门吗?他不禁苦笑。

她思索良久:“不必。也许他们早当我死了,那倒也好。”

“你家人必是四处寻你，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”

她冲桓涉笑笑：“你不明白的，兴许我消失了对大家都好。”语间带着一丝悲愁。

桓涉知她藏着满腹的心事，无从劝慰，她却忽地指着远处：“你看那些人在做什么？”

桓涉顺着她的手一看：“是焉耆人正在祈求真神的保佑。”

她心念一动：“不如占上一卦。”顺手打碎空了的玉瓶，察看碎片的排列。

他好奇地瞧了瞧，不明所以：“是什么卦？”

她喃喃道：“下兑上巽。中孚第六十一，中心诚信……初九……九二……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；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……”

桓涉越听越糊涂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吉吗？”

她敛眉思索：“意思就是鹤鸟在山阴鸣唱，其子声声应和，我有一壶美酒，愿与你共饮同乐。”^①抬头见桓涉正端着一壶酒痛饮，呆了一下，突然兴高采烈道，“你知道天赐之山吗？”



长安，太极宫，太极殿。

皇帝正与诸臣举行中朝，忽有驰驿来报。驿使被宦官搀扶着上殿，喘着粗气：“陈国公侯君集大将军急报。”

皇帝关切道：“如何？”

“战事尚好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只是咸阳公主……”众人都凝神倾听，驿使续道，“公主在祁连山西麓甘泉水附近遇雪崩。那一处山体混合着大量积雪崩塌而下，

① 中孚卦九二爻的白话译文采自张善文先生《周易入门》。

大将军遍寻无果，料殿下已与所有侍卫一同罹难。”

与此同时响起许多惊慌的声音：“曹侍郎！曹菱咳血了！御医！”

那个叫曹菱的青年官员却只向周围的人摆了摆手，用手背轻轻擦了擦唇边的血，走上前道：“陛下，臣玷污了朝堂之高洁，请准臣先辞。”

“曹卿不必挂虑，朕命侯卿再仔细找找……兴许……”皇帝已是泣不成声。曹菱倒是出奇地冷静，御医赶过来要为他诊治，他用带血的手轻轻推开，向皇帝拜了一拜，摇摇晃晃走了出去。

蒹葭苍苍，
白露为霜。
所谓伊人，
在水一方。
溯洄从之，
道阻且长。
溯游从之，
宛在水中央。

蒹葭凄凄，
白露未晞。
所谓伊人，
在水之湄。
溯洄从之，
道阻且跻。
溯游从之，
宛在水中坻。

蒹葭采采，
白露未已。
所谓伊人，

倾城雪



011

在水之涘。
溯洄从之，
道阻且右。
溯游从之，
宛在水中沚。

曹菱眯起眼睛，轻轻地笑了。十四岁，他因父亲是秘书监^①的缘故，选入弘文馆伴读，随后弟弟曹杨、曹柳也来了，加上平阳长公主与谯国公柴绍次子柴令武，莱国公杜如晦次子杜荷，殿中监、金紫光禄大夫宇文士及与寿光县主的幼子宇文朔，好些官宦子弟与皇子们一道学习。一日，众人惊喜地发现巴陵公主未真、城阳公主未迟还有最美最可爱的咸阳公主未盈也来同读。曹杨、曹柳那时还太小，曹菱便总是与柴令武等暗中较劲，看谁能讨得公主的欢心。

一日太傅讲《诗·秦风·蒹葭》，训曰刺君王求贤臣，然后命大家敷衍成文。

他很快就写好，只有两句，咸阳公主的幼弟越王贞抢走大声读了出来：“未知君家何处？盈盈一水不渡。”包括太傅在内的众人都先是一愣，然后魏王泰就带头叫起好来。

《蒹葭》本是情诗，说一男子遍寻心爱女子不着，总是见她所处之地为水环绕，相思而不得亲近。曹菱不管什么君臣大义，直陈诗意，且联成两句藏头诗，嵌了咸阳公主的名字。

大概从那天起，下学后他不再急着跟弟弟们回府，而总是在馆外静等三位公主出来，巴陵、城阳公主当然知趣，急急撇了妹妹先走。曹菱就笑咪咪地和咸阳公主一道去太极宫海池荡舟，有时也到骊山登高。他箫吹得很好，晋王治常管他叫小萧史，咸阳则擅琴，二人琴箫和鸣，好不得意。

咸阳公主跟姊姊学打络子，结了一个“曹”字送他，谁料他后来玩乐时弄丢了。她气得不肯再理他，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重做。他天

① 秘书监：秘书省类似于皇家图书馆，秘书监为其首长。